

左  
傳  
經  
世  
鈔

左傳經世鈔卷之十六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子產辭圍逆女

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林子伍舉

杜椒舉為介將入館鄭人惡之杜知楚懷詐使行人子羽與之

言乃館於外杜舍城外既聘將以衆逆杜以兵入子產患之使

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殫聽命杜欲

外除地為殫行婚禮令尹命大宰伯州犁對曰林今尹君辱貺寡

三十一 國逆一

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

林言將使公孫段之女撫有汝之家室

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

草莽也

如此辭令不滅諸鄭但正詐異耳

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

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

杜蒙欺也

將不得爲寡君老其

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于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

事有

難處處直言最妙

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

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

又妙

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

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

之桃

杜遠祖廟

伍舉知其有備也

伍舉亦作此舉動耶

請垂橐

燕杜弓衣也

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

豈野合耶不然何以逆女不以歸而為會耶

二事牽連筆法妙

遂會于虢

杜鄭地

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

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

杜謂先軟

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

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

杜恐楚復得志

子木之信稱於諸侯

猶詐晉而駕

杜陵也

焉况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

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

杜襄二十五年會夷儀二十六年會澶淵

三合大夫

杜襄二十七年會于宋三十年會澶淵及今會

服齊狄

杜襄二十八年

寧東夏平秦亂

杜襄二十六年城淳于

九年城杞之淳于杞遷都

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諗諸侯無怨

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

吾子其不可以不戒。

穆文熙曰：祁午所言乃防患之策，而文子所持乃長厚之道。然惟晉

可以為之。若小國無罪恃實，共罪則又不可執一論矣。

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

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

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

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穠。

彼驕反。是藜。

古本反。

杜穠。耘雖

有饑饉。必有豐年。

勸世妙語。只一味。行人到底必有其應。

且吾聞之。能信

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能

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

凌雅隆曰：號之

會楚請讀舊書而不盟居然再先於晉晉不得已許之  
可謂無策武力不能敵而詭為之辭豈真仁人之心哉  
蓋自是楚益橫而

晉之霸業衰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於牲上  
而已杜舊書宋之盟書楚恐晉先歃故欲從晉人許之

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杜設君服二人執戈

也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杜美服似君鄭子皮曰二

執戈者前矣杜國君禮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杜公

在會特緝蒲為王殿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

君杜言假以飾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犁曰子姑

憂子皙之欲背誕也杜襄三十年鄭子皙殺伯有背命

放誕將為國難○穆文熙曰子圍

驕借州犁縱不自知亦當因人言而知委曲以正之上

也。不能正而委身以去次也。知不出此而文過反言以

譏人卒受其禍下矣。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杜

揮也。當璧謂棄疾。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杜國子國

事在昭十三年。謂國及州犁圍此冬，便篡位不能自陳公子招曰：不憂

終州犁亦尋為圉所殺，故言可愍。何成二子樂矣？杜言以憂生事事

雖憂何害？杜齊子齊惡言先知為宋合左師曰：大國令

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

從之。杜義取非惟暴虎馮河之退會于羽謂子皮曰：叔

孫絞而婉。杜絞切也。譏其似君。宋左師簡而禮。杜無所

反謂之美，故曰婉。

曰簡共事大國故曰禮

樂王鮒字而敬

杜宇愛也不犯凶人所以自愛敬

子與子

家持之

杜子子皮子家蔡公孫歸生持之言無所取與○亦絞婉之語

皆保世之主也

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

語皆附和却有一語理獨代人憂一語

為無謂

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

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夫誓曰民之

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杜類

也其是之謂矣

魏禧曰子羽之去代憂也無幾而以譏國子可乎且

言當璧猶在豈默足以容之道



叔孫豹不賄樂桓子

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

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

杜時叔孫豹在會。○未為過。

樂桓子

杜樂

王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

杜難指求

貨故以帶為辭弗與。梁其趺。

杜叔孫家臣

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

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

也。何衛之為。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

衛而惡之。吾又甚焉。

林既為國衛而露其惡。則吾之罪又甚於牆。

雖怨季孫。

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

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

杜言帶褊盡故裂裳

示不相逆。○孫應鑿曰：豹召使者裂裳帛而與卒，不與真世德也。

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

杜謂言魯國何罪

思難不越官信

也。杜謂言叔出季處圖國忘死，貞也。

杜謂不以貨免也

謀主三者

杜忠信貞

義也。有是四者

杜併義而四

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

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

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污

杜勞事

出不逃難，其何患之

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

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

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

杜不伐魯

又賞其賢。

杜叔孫

諸

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

杜林

視楚之遠

如近在近境

疆

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主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

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

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

杜二國

商有妣邳。

杜二國

周有徐

奄。

杜二國

自無令王。諸侯逐

杜二國

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

乎。恤大舍小。足以爲盟主。

杜林

憂恤其大者如篡弑滅亡之禍。舍棄其小者如戰伐侵

事。

又焉用之。

杜馬用

治小事

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

誰能辯。

杜治也

焉。吳濮有覺楚之執事。豈其顧盟。

杜吳在東濮在

二事至止以治

六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南林若吳濮有過於楚楚之為執政者豈其顧弭兵之盟不稱兵以治其過

莒之疆事楚勿

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

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

林苟不為莒國社稷之大害不必亢禦之可也

去煩宥

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

尋盟弭兵而魯取鄆大罪也若赦有罪則莒何罪以大

侵小效尤者不可勝數何以為盟主文子固請於楚雖

曰厚道非義之正也然則叔孫可執乎曰不可以諸侯

之師臨魯使服而還鄆于莒若曰以叔孫之故而赦魯

罪其可也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杜詩大雅首章言文

可也赫赫盛於上令尹意在首趙孟賦小宛之二章杜言天

章故特稱之以自光大趙孟賦小宛之二章命一去

不可復還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

以戒令尹

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

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林以臣之彊勝君之弱而安之。以為當然是臣彊而

不義。而彊其斃必速。名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言

不義也。今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諸侯將往。若獲

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不義而

克。必以為道。道以淫虐。名弗可久已矣。杜為十三年夏

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杜會罷鄭鄭伯兼享之。

子皮戒趙孟。杜戒禮終趙孟賦瓠葉。杜取古人不微薄廢禮子皮

遂戒穆叔。且告之。杜告以趙穆叔曰。趙孟欲一獻于其

孟賦瓠葉。穆叔曰。趙孟欲一獻于其

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

享，具五獻之邊豆於幕下。

杜朝聘之制大國之卿五獻

趙孟辭。

杜趙孟自

以今非聘鄭故辭五獻

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趙

孟爲客。禮終，乃寔。

杜卿會公侯宴享皆折俎不禮薦

穆叔賦鵲巢。趙孟

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芣。

杜享其信不求其厚

曰：「小國爲繁，大國省

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

杜穡愛也言小國微薄猶繁菜大國省穡用之而不棄則何敢

不從命

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

杜喻趙孟以義撫諸侯無以非禮相加陵趙

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虜也可使無吠。」穆叔子

皮及曹大夫興拜。

杜三大夫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

語偷

於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

杜不復見此樂。○凌稚隆曰：時

諸國皆賢大夫，又皆欣戴趙孟，故樂甚而曰：吾不復此。已有亡徵焉。

天王使劉定公勞趙

孟於潁，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

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

盍亦遠纘禹功，而大庇民乎？

弔古傷今，頗饒風槩。開六朝俊人一派。

對曰：

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

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智而耄及之者，

杜

十曰：耄亂也。林言人至老當有智識而耄亂反及之。

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

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

左傳經世鈔

昭

卷十六

叔孫豹四

八

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卽其事。

上語是此語稍過

祀事不從。又何以年。

杜爲此冬趙孟卒張本

叔孫歸。杜自

號會

會天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會天謂會阜

杜叔孫家臣

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爲國也。

一語說盡

魯國形勢忍其外。杜謂欲

不忍其內。

杜謂日中不出

焉用之。阜曰。數

月於外。

杜謂叔孫勞役在外數月

一旦於是庸何傷。費而欲贏而

惡。

許驕反

乎。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

惡。是其可去乎。

杜楹柱也。以喻魯有季孫猶屋有柱

乃出見之。

魏禧曰。請魯於楚數語可畢。何用如此絮行。余嘗謂



左傳文字僖文以前文簡而味深宣成以後事詳而文散蓋世遠則畧時近則詳畧則意含蓄有餘必理勝於事詳則意發舒殆盡必事勝於理然而前後優劣見矣試看僖文以前便無此等文字

彭家屏曰春秋諸賢往往覘人于言語之微能決死生禍福而不毫髮爽也蓋言者心之聲心放則言放心偷則言偷心之敬與肆善與不善之間禍福之根也言其末耳是以君子致謹于末而先端其本

子產逐子南

鄭徐吳犯之妹美

杜大夫

鄭公孫楚

杜南子

聘之矣

公孫黑

又使強委禽焉

杜子

又使強委禽焉

杜禽屬也

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

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

焉

禧按此女子親擇婚之始

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

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

子南夫也

杜言

丈夫○楚先聘而黑強委禽馬辭之名

無把柄獨徐女大有譏力既不駁子皙使之爭恨而

曰抑子南夫也又不說何以為夫明明是先聘為義與

季芊鍾建負我同其貞一解者乃以夫夫婦婦所謂順

入射超乘為丈夫之事淺之淺矣

夫夫婦婦所謂順

夫夫婦婦所謂順

夫夫婦婦所謂順

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彘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

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何得為過及衝擊之以戈。子皙傷

而歸。妙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

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杜先聘子

南用戈。子皙直也。子產力未能討。故鈞其事。歸罪於楚。

○凌稚隆曰。子南先聘。而子皙強之。直在子南也。子皙

彘甲。而子南逐之。直亦不在子皙也。惡得謂之直。鈞耶。

且子產當國。而惟犯所與國。政安在犯為之。兄而惟女

所擇。家政安在異日者。子皙驕恣。遂謀作亂。斯實啟之。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

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

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

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哲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

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

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

彭士望曰。子南在國則兵端不已。遠行正是曲

全玩一勉字可見

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

杜即子南

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

杜游楚之兄子子產。慣技。

大。叔曰。

吉不能亢身。

杜亢蔽也。

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

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

素葛反。杜放也。

蔡

如。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

諸游。

為犬叔者道合如此。杜為二年鄭殺公孫黑傳。

二年。秋。鄭公孫黑將作亂。

欲去游氏而代其位。

杜黑為游楚所傷，故欲害其族。

傷疾作而不果。

杜前

年游楚所擊。

馬氏。

杜黑之族。

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

之懼，弗及乘遽而至。

魏世做曰：此子產先之，所以三不討也。

使吏數之曰：

子產此舉幾於打蛇矣。然諸大夫殺伯有，或止於快

忿而不能正國紀。此子產所以乘遽至而使吏數之也。

且子皙罪重于南子，南放而子皙無罪。伯有之亂，杜襄三

十年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

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林元

杜使太史書七子

有歿罪三。何以堪

之不速來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歿在朝夕，無助天

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歿凶人不終命也

妙語非子產則子哲之歿必不

如此可觀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杜子

子爲褚師杜市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

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妙不速歿司寇將至

七月壬寅縊戶諸周氏之衢林陳子哲之尸杜加木焉杜

其罪於木以加尸上

穆文熙曰子哲之惡甚於子南兵兄之罪起於奪妻

子產乃逐子南而不逐子哲者蓋以子哲罪重不止

於逐又不容並逐故欲俟其再發而大爲討論也

彭家屏曰子南已聘之婦子皙強委禽焉及徐女既歸子南子皙又欲殺子南而奪之兩人之曲直不待智者而辨矣子產之賢智豈有為之模稜之理必其時其勢未可過激故委曲以俟之所謂術也迨後觀釁而動其斃子皙也如斃豚犬賢者之所為固不可測也夫○子皙前年殺伯有矣今則強納采于徐吳犯之門橐甲直入子南之室欲殺子南而奪其妻其凶暴甚矣待凶人挫凶敵不可無術子產不疾不徐而子皙授首真妙用也可以為後世處凶人之法

后子奔晉

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

杜景公后子秦桓公于其母

曰弗去懼選

杜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禧按猶揀擇也惡人者多揀擇其過而罪之

母為此言景之為君可知矣

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

鍼出奔晉罪秦伯也

罪其不能容弟舊註以為罪失教非

后子享晉侯造

舟于河

杜為梁通秦晉之道李巡註爾雅云比其船而渡也郭云併舟為橋

十里舍車

杜

舍八乘為自雍及絳歸取酬幣

杜備九獻之儀始禮自齋其一故續送其八酬

酒幣○魏世做曰既已出奔猶歸秦取幣而景公不之

禁又車不以自隨而使還豈鍼亦以好出而室家仍在

秦耶○或曰此皆浮夸之言

終事八反

杜每十里以八乘車各以次戴幣相授而還不徑至故言



八反千里用車八百乘其二百乘以自隨故言千  
乘傳言秦滅之出極奢富以成禮欲盡散於所赴

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

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杜即司馬侯以告公且曰秦公

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

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

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

曰亡乎對曰何爲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於天地有與

立焉不數世浮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

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

鮮不五稔

杜少尚歷五年多則不啻

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

能待五

杜蔭日景也趙孟意衰以日景自喻故言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

后子出而告

人曰趙孟將歿矣主民翫歲而愒

反若蓋

曰

杜翫愒皆貪也

其與

幾何五年夏秦后子復歸于秦景公卒故也

終五稔之言○五字

寫得怕人

彭家屏曰觀后子對趙孟之言可謂明哲矣而有車

千乘富貳于君智者固如是乎其奔晉也大享晉侯

造舟置舍亦非亡人所宜出也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后子之謂歟

中行穆子敗狄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

杜崇也

將戰

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

杜地險不便車

以什共車必克

什什

五之什謂以二五之人足當一車也晉車而徒則我可以困彼於阨而克之舊註非

困諸阨又克

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

杜乘車者車三人

荀吳之嬖人

不肯即卒斬以徇

杜魏舒輒斬之荀吳不恨所以能立功

爲

五陳以相離

林制步卒爲五陳互相救援蓋以道阨難於用衆故臨時之宜制爲五陳不相聯屬

易於進退如下文所云

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

前拒

林其居前之陳名曰專其左軍之陳名曰參其前拒之陳

名曰偏此皆臨  
時處置之名

以誘之狄人笑之

杜笑其失常

未陳而薄之

大敗之

子產論實沈臺駘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

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他才反爲祟。息遂反史莫之

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于

反。伯。季曰實沈。杜高辛帝誓也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

以相征討。后帝杜堯也不臧。遷閼伯于商邱。主辰。杜商邱宋地主

祀辰星辰大火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杜商人湯先相土封商邱因閼伯故國祀辰星

遷實沈于大夏。主參。杜林參水星主祀參星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

杜唐人若劉累之等其季世曰唐叔虞。杜唐人之季世君曰叔虞當武王邑。

姜方震

本又作娠  
懷胎為震

杜

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

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

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

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元冥師

生允格臺駘

杜金天氏帝少皞裔遠也  
元冥水官昧為水官之長

臺駘能業其官

宣汾洮

杜宣通也汾  
洮二水名

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

汾川

杜帝顓頊

沈妣蓐黃

杜四國臺駘之後

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

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

子產明理所以  
異於博物之人

山川之神

杜若臺駘者

則水旱癘疫之災於

是乎禋

音詠祭也

之。日月星辰之神。

杜若實沈者

則雪霜風雨之

不時。於是乎禋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

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

世人有病不信醫而信鬼神南方尤甚讀此可解其惑

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

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

體

林壅謂氣止而不行閉氣塞而不通湫氣聚而不散底氣泄而不快露羸也節宣失時則血氣集滯而肌

露也

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

杜同四時也

則生

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

相生疾。

杜同姓之相與先美矣美極則盡盡則生疾

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

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林卜而得吉必非同姓者矣。

違此二者。

杜壺四時

取同姓。

古之所慎也。

插此二句似不妥。

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

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向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杜言將敗不久。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杜為明年鄭殺公孫黑傳。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鍾惺曰：博物君子四字只說得實沈臺駘一段其高識在後一段學與識自是兩事。甚矣晉君之喜於微事而忽於論理也。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



士望曰將  
聲合色說  
妙已入微  
更將聲中  
微妙感漏  
絲毫寫出  
吳化子手

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

杜惑疾

非鬼

非食惑以喪志。

四字說色精妙杜惑女色

良臣將歿。

兼責大臣

天命不佑。

杜良臣不匡救君過故將歿而不爲天所佑

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

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

杜五聲之節

遲速本末以

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

杜降罷退謂先王之樂得中聲聲成

而罷退五降而息不容彈作

於是有煩手淫聲。愒堙心耳。乃忘平和。

杜五降不息則雜聲並奏非彈之正是爲煩手非聲之正是謂淫聲愒堙其心堙塞其耳乃忘平和之聲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

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愒心也。天有六氣。

杜陰陽風雨晦明

降生五味

杜金味辛木味酸水味鹹火味苦  
上味甘皆由陰陽風雨而生焉

發爲五色

杜辛色白酸色青鹹  
色黑苦色赤甘色黃

徵爲五聲

杜白聲商青聲角黑  
聲羽赤聲徵黃聲宮

生六疾

杜淫過也滋味聲色所  
以養人然過則生害

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

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

杜行節

過則爲蓄陰淫寒疾

杜

過則

陽淫熱疾

杜熱過  
則端渴

風淫末疾

杜木四肢也  
風爲緩急

雨淫腹

疾

杜雨濕之  
氣爲泄注

晦淫惑疾

杜時夜也爲晏寢  
過節則心惑亂

明淫心疾

杜

晝也思慮煩  
多心勞生疾

女陽物

凌雅隆曰陰中  
陽故女爲陽物

而晦時淫則生

內熱惑蠱之疾

杜女常隨男故言陽物家道常在夜故  
言晦時以其陽淫故生內熱之疾以

其晦淫故生  
蠱惑之疾

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

鍾惺曰一部  
素問也春秋

時人自有此段學問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象

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

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蓄禍興而無改

焉必受其咎大議論彭士望曰此醫國手便可作良相今君至於淫以生

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

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為

蠱杜文字也皿器也杜穀久積則變為飛蟲名曰蠱在

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杜巽下艮上蠱林巽

男而說長女非匹蠱惑之象巽為風皆同物也林言此艮為山山木為風所落蠱壞之象三者為

左傳經世鈔

元

明

卷十六

禮記

十九

盞皆同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物類也

公子圍城隼櫟邲

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隼櫟邲杜黑肱圍之弟子皙也

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杜謂將殺君而先除二

子杜黑肱伯州犁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

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乙

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弑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

夏右尹子干杜王于比出奔晉宮廐尹子皙出奔鄭杜因築城而去

殺大宰伯州犁于邲杜因州犁城邲而殺之○禧按州犁不奔以其素附圍也然州犁於

圍可謂忠矣而不免於殺真枉作小人後世媚人以非義卒不免者皆此類也葬王于邲謂之

邲教

林楚人謂木成君為教

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

林伍

舉時奉使在鄭問使者以應立為楚後之辭

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

王之子圍為長

杜伍舉更赴辭使從禮此告終稱嗣不以篡弒赴諸侯○辭則善矣其與於弒

逆之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

杜食

皆百人之餼

杜百人一卒也其祿足百人

趙文子曰秦公子富

杜謂

富強秩祿不宜與子干同叔向曰底

林底致也德之厚薄致祿因之德鈞

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

林德厚薄均則以年齒為高下年長幼同則以尊卑為高

下皆公子也則以其國大小為高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

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

干齒

杜一年齒為高下而坐

辭曰。鉞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

亦唯命。

杜不獲不得自安。言俱奔。且有憂勞。唯主人命所處。

且臣與羈齒無乃不

可乎。

杜石人子。先來仕。欲自同於晉。臣為

史佚有言曰。非

羈何忌。

杜忌敬也。鉞辭以自別。

楚靈王即位。

杜即圍也。易名熊虔。

遠罷為令

尹遠啟疆為大宰。鄭游吉如楚。葬邾敖。且聘立君。歸謂

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

往無日矣。

林言可具如楚之器。備靈王驕汰奢侈。且自喜其疆而不義之事。必合諸侯以圖霸業。我

往會楚。必不久矣。

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

林不數年之後。未能合諸侯也。為四年會

于申。

傳

晏子叔向論齊晉之衰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

杜復以女繼少姜○禧按只三字齊之不自振亦甚矣

於晉

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耀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微福於犬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杜適夫及遺姑姊妹杜遺也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杜董正也振整也嬪嬙婦官韓宣子使叔向對



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仇儼

在衰經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

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

其自唐叔杜晉以下實寵嘉之。既成昏杜詔，晏子受禮。

杜受賓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

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杜不知公棄其民而

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鐘。區烏四升爲豆，各自其

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鐘。陳氏三量。林豆區釜皆登一焉。

杜登鐘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彭士望曰：齊

加也

田單正有感於其祖耳

山木如也

林往

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

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

杜言公重賦斂

公聚朽

蠹。而三老凍餒。

杜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以上

國之諸市。屢賤踊貴。

杜踊別足者

民人痛疾。而或煥。

于六反

休之。

杜痛念之聲謂

陳氏也。○禧按

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

開竅在此一語

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

杜四人皆舜後陳氏之先

其相胡

公犬姬已在齊矣。

杜胡公四人之後周始封陳之祖犬姬其妃也言陳氏雖為人臣然將有

國其先祖鬼神已與胡公共在齊矣

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

馬不駕。卿無軍行。

杜晉國衰弱不能征討

公乘無人。卒列無長。

杜言

非其人庶民罷敝而公室滋侈道殫相望而女富溢尤

非其長林嬖寵女家富貴過甚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樂卻齊原狐續慶伯

降及阜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悃憂杜

藏也悛改也林以逸樂之過藏憂患之萌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杜讒鼎

之銘曰昧且丕顯後世猶怠况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

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

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杜同祖唯

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杜無賢子公室無度幸而得祿豈

其獲祀杜言必不得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斷曰子之宅近

市湫隘囂塵

杜

湫下隘小  
囂聲塵土

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

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

市滑稽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

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

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

君故

二故字  
筆法妙與叔向語而稱之

杜

傳獲晏于今不與張  
趨同譏○敘法連帶錯

落最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

子一言而齊侯省刑

又加入論贊數語不遽接入晏子  
如晉句姿態愈出而法度愈不可

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

魏世倣曰晏  
子與張趨之

言一耳烏得為之掩乎然嬰肸二賢相得

久矣其憂危而相欺傷情事自與趨不同及晏子如晉

接公更其宅仍以宅事接之反則成矣既拜新宅拜謝乃毀之而

為里室皆如其舊杜本壞里室以大晏子之宅故復之

借在晏子仍以滑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

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睦鄰名言今世上

田宅以自豐君子不犯非禮杜去儉即小人不犯不祥

者先自鄰始林達卜遷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

居為不祥杜士望曰忽又接到陳乃許之杜傳言

因陳桓子以請桓子上作結真神品也齊晉之

衰賢臣懷憂且

言陳氏之興

魏禧曰晏子叔向論二國所以衰語語切中可以爲鑒而文字以踊貴屨賤四字帶出諷諫一段又從此帶出更宅復宅一段遙接完如晉事法意離合最可掬○或曰二人私言而不以諫君爲有過自是不可以諫豈阿容哉又按五年鄭罕虎如齊云云○彭士望曰云云則晏子之賢可見矣

彭家屏曰民歸陳氏政在家門此即田氏代齊三卿分晉之所由來也易曰履霜堅冰至其謂是歟○兩賢相與各言時事之非老成憂國心良苦矣然二臣

國卿不能救國之將亡而徒為魯女之竊嘆抑獨何哉

晉侯賜伯石州田

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

嘉焉授之以策

杜賜命之書

曰子豐有勞於晉國

杜子豐段之父余

聞而弗忘賜女州田

杜州縣田

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

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法也一爲

禮於晉猶荷其祿况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

遘歎其是之謂乎初州縣欒豹之邑也

杜豹欒盈族

及欒氏

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

杜州

本屬溫溫趙氏邑

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

杜郤稱晉大夫始受州自



是州與溫別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

杜言縣邑既別甚多無有

至今傳三家

得追而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治取之

與也

彭士望曰精義之言韓宣子作此語罪加十倍

皆舍之及文子爲政趙獲

杜文子

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

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弗

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效豐氏故主韓

氏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爲之請之爲其復取之之故

杜後若還晉因自欲取之爲七年豐氏歸州張本○禧

按此巫臣之智愧趙文子多矣人之私謀自利作數層

曲折欺人不知不知人己見其肺肝矣○魏世  
傲曰起賢者如此晉安得不卑乎則武尤賢矣  
七年夏

子產聘于晉爲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

林豐施鄭公孫段之子三年晉

以州田賜段今段卒故子產歸之於晉

曰君以夫公孫段爲能任其事

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

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

子產亦知其情却回護得好

宣子辭子產

曰古人有言曰其父祈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

任其先人之祿其况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爲政而可

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

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爲請

宣子

雖有私欲尚是顧名義人

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

爲初言

杜謂與趙文子爭州田

病有之

林以有州田爲已病

以易原縣於樂

大心

杜宋大夫也原晉邑以賜樂大心

魏禧曰歸州本是投韓宣子所欲却委曲說出一段利豐氏利鄭國道理使鄭還之有故宣子受之有名此最善爲貪人留餘地者此等處置庶讓人最不可不知

罕虎賀晉夫人

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

不朝立王

杜重王新立

之故敝邑之往則畏難事其謂寡君

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

杜云交相見

進退罪也

妙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

楚何害

答得妙實是至理小人女子爭寵忌親總不明此卒為淵驅魚耳凡作大事人收拾豪傑但要

識得此意亦是器量亦是機權

脩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

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君實有

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

左傳經世鈔

卷十六

罕虎賀

二十八

復放盧蒲嬰

齊侯田於莒盧蒲嬰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

能爲杜嬰慶封之黨襄二十八年放之于公曰諾吾告

二子杜子雅子尾也彭士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

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林襄二

盧蒲嬰謂子雅子尾譬如禽獸吾寢處九月子雅放盧

蒲嬰于北燕杜恐其復作亂

彭士望曰此輩果寬一步不得元祐初君子每主調

停而其後小人之禍益烈

椒舉如晉求諸侯

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

杜欲與俱田

遂止鄭伯

復田江南

杜前年楚子已與鄭伯田江南故言復

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

求諸侯

林欲專會諸侯

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

君有惠賜盟于宋

杜在襄二十七年

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

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

杜欲得諸侯謀事補闕

使舉請

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

杜欲借君之威

寵以致諸侯

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

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

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

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况諸侯乎？若適淫虐。

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魏世微曰：晉之諸臣往往以德

之臣遂能尚德賢於當霸時臣乎？然可謂能自安。公曰：

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

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

難，是三殆也。彭士望曰：以二四嶽。林東嶽岱山在兗州

嶽衡山在荊州北三塗。林山名大行，輜轅嶺陽城。杜在

縣東大室。林即中嶽嵩荆山。杜在新城中南。杜在始平

北

山也

在豫州

南

武功縣南

在

陽城

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杜燕馬之所生。無與

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

修德音以亨。杜通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

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

國。失其守宇。士望曰：虞鄰難洗發，尤透快。晉平蠱溺，怡樂要生其懼心。空其平日所恃，稍有入處。

若何虞難。齊有仲孫。杜公孫無知之難。而獲桓公。至今

賴之。晉有里克。平之難。杜里克平鄭而獲文公。是以爲盟

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杜閔二年秋，滅衛。衛故人之難

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

左傳經世鈔 卷十六 求諸侯二 三十一



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和惠。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

豈爭諸侯。乃許楚使。陸榮曰。女齊之言善哉。然其以諸侯授楚。非務德而無爭也。畏之而

已。惟子產知之。故語楚。度曰。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

夫多求。莫匡其君。斯論為得其情矣。○禧按。晉君既偷

則此時合當如是。若不度德量力。而強爭諸侯。則使叔

宋襄齊頃之敗耳。若責以平日不能匡君。則是使叔

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

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杜蓋楚子遣舉時兼使求昏晉侯許

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

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

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

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

杜晉也

何故不來不來者

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偏於齊而親於晉。

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

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

凌

隆曰。按楚子問子產曰。晉其許我乎。懼晉未必許也。曰。

諸侯其來乎。懼諸侯未必來也。晉稍知自強則諸侯有

所賴而不從諸侯不從則楚亦不能逞其志而晉方溺

於嬖寵任其專盟而不顧且曰諸侯君自有之是棄諸

侯以與楚也。諸侯不從楚而誰賴哉。雖然諸侯有托故

不會者矣。有既會而先歸者矣。其所會非小國則與國

也以是知中國。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

之不易主也。

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

杜

言如子

鄭伯先待于申。六

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啟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鄴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主曰。吾用齊桓。杜用會召陵之禮。○楚虔弒君。猶夏無所不至。而大合諸侯。不欲用六王之禮。而用齊桓。可見此時禮法猶在。可以自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杜言所聞謙獻公合諸侯之禮。六杜其禮儀也。

宋爵公故

于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

之禮六。

杜鄭伯爵故。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其禮同所從言之異。

君子謂合左師善

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主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

杜規正二

子之

過。卒事不規。主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

何以規。

杜左師子產所獻六禮楚皆未嘗行。

宋犬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

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

城。

杜言為宗廟田獵。

寡君將墮。

許規反布也。

幣焉。敢謝後見。

杜恨其後

至故言將因諸侯會布幣乃相見。經并書宋犬子佐知此言在會前。

徐子吳出也。以為貳

焉。故執諸申。

杜言楚子以疑罪執諸侯。○姜寶曰。史記札使北過徐還而掛劍。徐公之墓可見。吳

通上國道必由徐今執徐子爲其不能閉吳通上國之道爲貳已也楚子示諸侯侈椒舉

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

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緝叛之杜仍緝皆國名商紂爲黎之蒐

東夷叛之杜黎東夷國名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杜大室中嶽

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公君以汰無乃

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凡人越越自恃越越被識者窺破吾不

患楚矣汰而復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後其惡

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杜爲十三年楚弑其君傳

申豐論雨雹

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

杜魯大夫

曰雹可禦乎

杜止也

對曰

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

杜陸

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冰堅而藏之

西陸朝覲而出之

杜謂夏三月日在昴畢蟄蟲出

而用冰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

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

乎取之

杜必取積陰之冰所以達道其氣使不爲災

其出之也朝之祿倅賓

食喪祭於是乎用之

杜朝廷之臣食祿在位者公私皆得用冰

其藏之也黑

牡秬黍以享司寒

杜元冥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

其出之也桃弧棘矢

以除其災

杜將御至尊故

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

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公始用之。

杜公先用火出而畢賦。杜火淫昏見東方。謂三月四月中。自命夫命婦至於

老疾無不受冰。杜老致仕。在家者。山人取之。縣人傳之。杜山人

人遂與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杜冰因風而以

風出。杜順春風。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

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疇

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杜既不藏

之冰。又火出不畢。風不越也。杜散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

賦有餘則棄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爲蓄誰能禦之。

胡安國曰陰陽之氣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疇霾雹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是時季孫宿襲位世卿將毀中軍專執兵權以弱公室故數月之間再有大變申豐者季氏之孚也不肯端言其事故暴揚於朝歸咎藏冰之失夫山谷之冰藏之也周用之也徧亦古者本末備舉變調之一事耳謂能使四時無愆伏淒苦之變雷出不震無蓄霜雹則亦誣矣意者昭公遇災而懼以禮爲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雹之災也庶可禦也不然雖得藏冰之道



合於幽風七月之詩其將能乎

魏禧曰古人一事必兼數利取冰但以為供喪祭耳豈知以節陰陽哉

彭家屏曰古者藏冰發冰皆有制度而使專官掌之以慎重其事可見古人用心周密調燮陰陽之術亦多端矣然末節也非本務也明洪範休徵咎徵之理正君身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自然感召天和災戾不作此調燮之本也然古人尚致謹于末則務本可知申豐舍其本而專言其末則亦小之乎論事

者矣○董子曰陰氣脅陽氣陰氣暴上雨則凝結成  
電焉大易以五為君位陽也四為臣位陰也魯私家  
日逼公室日卑此胡氏所謂陰脅陽臣侵君之象乎

楚子戮齊慶封

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

鄭大夫從

凌稗陸曰按楚所以不敢窺中國者恐吳之躡其後也晉人爲是謀與吳通而楚遂不敢

北園迺今晉楚同好楚遂自爲主而大會諸侯將以伐

吳淮夷向無與會而茲亦至者以東諸侯由淮以通吳

而徐頤胡沈居淮上游皆要地也故併與之使屈申圍

會以斷吳通中國之道皆所以爲伐吳計也

朱方

杜邑齊慶封所封也

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

族林楚假大義爲齊討

將戮慶封叔舉曰臣聞無瑕者

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

杜性不恭順

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

乎杜不肯默播於諸侯焉用之

林將戮慶封而自播揚其惡於諸侯安用如此

三事是上人格  
六一六戮慶封一  
三三

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

林使慶封自負斧鉞以徇告諸侯使以為戒

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

杜齊

崔杼弑君。慶封其黨也。故以弑君罪責之。

慶封曰。無或

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麋。而代之以盟諸

侯。慶封生平有此誠。崔杼罵子圍二事快人。

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

子面縛。銜璧。士袒。與櫬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

曰。成王克許。

杜在僖六年

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

焚其櫬。王從之。遷賴於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

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



左傳經世鈔卷十六終